

928
5
4

荆川先生文集



重刊荆川先生文集卷之六

荅馮午山提學

自聞文旌再臨在多士深幸於得師在僕輩深幸於
得朋而又深以山林之蹤不能即時就見相與論證
為恨也讀來示志未堅貞學無透悟令人蹶然有感
然即此數言足以知吾丈堅貞之志矣大率此學惟
真根子最是緊要所謂有基方築室也若是真根子
則初間雖是用工甚鈍久之必自透悟若不是真根
子則其下者樹門面高者驚意見雖自謂頓悟竟成
捕影即其意見所究雖自謂已超無欲畧然頭出頭

沒此身竟不離欲界中蓋雖高明之士亦往往而然矣皆是其初入頭根子有未真處所差只在毫釐間是以志必論真志功必論實功蓋為自身痛痒不為別人一切世間好看可抹撒盡也伏聞吾丈家居數年潛脩精進令僕輩聞風益羨慕之草茆如僕者年迫四十齒髮漸衰自念此身竟未有安頓處正坐其初入頭元不是真根子若不以此時痛自懲創併歸一路重立樹根基則後來恐無日矣甚懼甚懼奈何吾丈又諭及東南士習此吾丈一體之心亦吾丈一體之責也嗟乎東南士習之壞也久矣近年以來其

壞者竟不可返而其山鄉僻邑頗號馴朴者亦漸澆訛如僕輩雖念此痛痒相關不能無憫時病俗之意嗟乎亦安能以一篲障江河也哉蓋其紛華之誘已深而其猥巧機利之習鼓煽又甚其植根也甚固其返之也實難韓退之所謂非百年必世不可得而變也非知命不惑不可得而改也惟吾丈以自家真根子興起衆人真根子於政令所施章善癉惡明示好惡不遺餘力不責近効不徇人情不為文飾庶幾有一番變動耳如僕輩只求作一自了漢足矣人情進學一節本非大事但近年以來士夫以此請囑罔利

後生以此奔競忘恥風俗不美此其一端願吾丈始
終杜塞此門蓋因吾丈昔所已行之美而竊敢贊於
始終者也

與王北涯蘇州

曩中秋玄都對月坐覺此心灑然別來時時興懷顧
清風明月未始不常在宇宙間特人心不能常似此
灑然耳兄試驗之簿書全冗之時為是一箇光景為
是兩箇光景也適承來教深知志士之懷夫易而易
知簡而易能者道也愚夫愚婦與知與能而聰明才
智之士乃終身役役竭其心思而竟不可冀于有聞

者此有說矣非特聲色貨利之能為心累而種種聰
明種種才技種種功業皆足以漏洩精神而障入道
之路自非痛與利落絕利一原則非所以語七年之
病而求三年之艾也程子曰今之學者無可添只有
減減盡便無事試舉似于兄以為何如

二

兄之不言而飲人以和每一見則眷眷不能別去既
別去則忽忽若有所失而若將繼見之者辱來教知
兄之念我則亦然也四明陳約之自同第時便為肺
腑之交後在郎署間無歲日不與之同亦有白首同

歸之約不謂此兄便爾長逝心切痛之此兄心事峻
潔惜世人知之少其志所欲樹立于世又以早死不
及自見獨生平喜爲詩其用心甚苦亦以早死不及
究意以與古人作者爲徒也故其所可存者僅此若
千首而已吾兄雅意憐才欲爲入梓嗟乎死者有知
其亦可以無恨于埋沒矣乎更欲得兄一言冠諸其
首則斯文終當賴兄以長價也僕亦謹拜兄之賜矣
約之尚有文字一卷俟更查出寄上西原乃兄物故
則其遺稿未及流傳人間者當益零落奈何西原集
序文俟少從容須興到乃作之今未能也世事日新

江湖之憂殊不可言何日更與兄一面談也然湛泉
得此結裏不失爲好男子矣

三

請教之私積于隔歲會使節不在郡中我懷耿耿遂
往候莊渠先生之疾不謂此翁捐館三日矣感慨平
生可勝悲怛至於殄瘁之嘆則海內志士之所同也
去年失一涇野今年失一莊渠海內若而人者有幾
生成之難而凋謝之易若此悲哉悲哉其家以遺言
見示敢奉兄覽竊惟吾兄以正直自持人或以爲落
落而宦跡所至則西原莊渠兩公獨爲相知兩公立

心操行卓然共爲一世偉人其死而無後亦復相同
西原之死也吾兄爲之恚力經紀其後事有如骨肉
是以同志中皆推吾兄之高誼今之所以處莊渠者
豈異西原哉聞之其家此翁且死亦自欲以後事面
託之兄然兄之心豈以其嘗面託與未嘗面託爲異
也遺言所載望吾兄爲之主張其間本朋友之情行
之以官府之法以爲可久之計此不惟見死生之交
其所以扶持善類者意亦深矣諸得欲面請者萬萬
不能悉

與胡青厓同知

向承枉顧草堂極荷見教兄之蒞民事也又三四月
矣不知一體之愛今日真實試驗處自覺何如平時
意見議論試之煩瑣艱難處自覺已是實受用否古
人問學只從實地著工夫不涉言說亦無玄妙不弄
聰明不卑階級苦心志勞筋骨庸言信庸行謹是真
實不誑語也兄之高明願更有以教我

二

閭門分手後歸坐草堂計日以待兄之來而未得也
兄言虎丘之遊時時返觀滲漏尤甚又云臨事自覺
常常有之即此數語深見吾兄用工之密至於滲漏

二字則一口道破後學者公共病痛如僕尤宜深省者也雖然卽此返觀自覺處便是撥轉機關脫凡入道之路兄更自驗之返觀自覺後常常意思如何能接續不斷否頻復敦復正在此處辨之耳兄之治孳孳職事無一點謫官之態人知之兄自知之僕不能贊也兄所謂返觀自覺處亦兄自知之僕不能贊也僕之意頗以爲兄於世間伎倆世間好事不免有多掛胸中處且夫滲漏多正坐兜攬多耳此昔人所以貴於絕利一原不如是則不足以收斂精神而凝聚此道也弟蓋亦沉溺於彼者年來漸自知非欲痛於

掃除而習氣纏繞擺脫未能今復爲是言以請於兄所謂病人解說病也惟兄教之嘉香拜惠常如奉明德之馨不敢不自力洗刷胸中宿穢以承雅意也

荅林鎮江巽峯

承示乞休一著奪於當道之不能相體奈何旣不能自遂則勢不得不且聽之大抵此心有礙則進退維谷此心無礙則進退皆宜前書所說冷熱自知可北則北可南則南可視事則視事可攝則攝亦何所固必也龍溪之說不知所指但衆口雌黃何所不至且不幸處嘵嘵之地則易缺固其勢然耳不計較毀譽

墮不自考計較毀譽墮不自信此兩路頭從何調停
謂名節者道之藩籬名節與道是一是二謂之藩籬
則所藩籬者其中要是何物吾丈於此固具隻眼又
矣容細請教也自吾丈莅潤以來江鱗萬筍楮筆不
知幾番拜賜矣辭之則疑于自踈不辭則饕餮已甚
今復勉顏登領此後一魚一筍不敢更煩使者尤見
吾丈之知愛也

荅茅知縣鹿門

兄始至邑而吳峯公有所齟齬僕深疑于兩賢之不
相厄故嘗懇懇以下交之說勸之吳峯而復以上交

之說為吾兄言之既而同心共濟歡然無間則既免
于睽孤之吝而果獲利元夫之吉矣不謂中路乃復
猜嫌如兄所示令人太息則是既脫之孤而又張之
孤也若有鬼神焉交鬪其間奈何雖然在吳峰則不
免為不能容才在吾兄則不失為動心忍性之大助
也自古上下相順則為益猶少惟上下相忤則操心
慮危委曲相濟為益尤多此昔人以愛惡比之藥石
美炙而益之為卦益用凶事反勝于益之以十朋之
龜也兄更參透此關則何往而非受益之地哉乞歸
一節雖所謂冷暖自知非人所能勸阻然願兄更忍

性其間而審處焉勿輕爲去就也不能得一面談耿
耿何極

與袁剡溪推官書

昨承示欲賜徐醫扁額謹因尊命輳成兩字曰占恒
何如恒者人心之常理古今凡聖不減不增惟其有
占不占是以有能恒不能恒之別而恒道實未嘗去
人也古聖賢教人雖一曲藝未嘗不與心學相通人
能得此常理設使爲醫則必能究性命之源爲巫則
必能極鬼神之情狀一徹萬融所謂因源而得委也
古如農棘重黎之徒以聖賢精微之學而爲醫巫師

是也若使爲巫醫者知無恒之不可則必反而求之
於心念念在有恒上著工夫則庶幾性命之源鬼神
之情狀可得而無愧于巫醫蓋本欲精其藝而因以
達乎其德所謂自委而泝源也如古巫咸醫和之徒
因巫醫而知道是也聖人提醒人心只在一占字易
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
占所謂占者豈是揲著布卦乃爲占哉此恒心之存
主處則爲居此恒心之應用處則爲動神明在我知
幾而動是無時無處不是占也不占則神明失幾微
昧矣是可謂之恒乎而又何醫巫之可謂乎

答呂沃州

居鄉無朋友夾持深懼墮落得來教不覺懍然甚幸甚慰兄云暫時寧靜若有端倪恍惚轉移復離本體自非兄之懇心真實直從心源上着工夫不能爲此言然兄自謂未得霸柄入手者正恐其病亦坐乎此大率此學只論有欲無欲不論寧靜擾動若本無欲障則頃刻之間念念遷轉即是本體若欲障未盡則雖窮年默坐能使一念不起亦只是自私自利根子白沙先生嘗言靜中養出端倪此語湏是活看蓋世人病痛多緣隨波逐浪迷失真源故發此耳若識得

無欲種子則意真源波浪本來無二正不必厭此而求彼也兄云山中無靜味而欲閉關獨卧以待心志之定即此便有欣羨畔援在矣請兄且毋必求靜味只於無靜味中尋討毋必閉關只於開門應酬時尋討至於紛紜鞅轄往來不窮之中更試觀此心何如其應酬鞅轄與閉關獨卧時還自有二見否若有二見還是我自爲障礙否其障礙還是欲根不斷否兄更於此着力一番若有得與有疑幸不惜見教也苟以爲多病羸弱精力不及閉關以養疾則可耳閉關以養心則不可也程子嘗曰習忘以養心則可習忘

以求道則甚有害其辨之精矣然養生亦只在無欲
上求之故曰飲食男女聖賢自這裏做工夫斯言至
近而精兄有意於元氣之復乎則願兄毋忽斯言也
弟亦多病羸體蓋平生得效良方在此耳至於厭事
之病弟亦素有之然舊未嘗自以爲病今幸知病矣
何日得與兄共坐一室日夜相與磨勘洗濯此心臨
書耿耿

與張本靜

曩奉清論每服吾兄任道之勇別來又聞兄家居工
夫精進殊以爲慰近承來諭同志中往往夢中作醒

語誠然誠然其下者假公濟私其高者以意見所到
爲實際蓋緣始初發心原不曾下真種子所以頭出
頭沒轉來轉去竟不出人意料曰中方且認賊作子
自謂超悟誑已誑人以迷指迷道之不明不行汲可
太息僕亦夢中人也雖然自數年來益覺掃除私意
之難益信古人備嘗艱苦動心忍性知險知阻是細
細磨鍊細細降伏此心處方欲強勉從事銖寸積累
十數年庶幾少有所進不敢自負也若謂認得本體
一起直入不假階級竊恐雖中人以上有所不能竟
成一番議論一番意見而已謝上蔡云今之學者何

足道能言真如鸚鵡耳透得名利關此是小歇脚此
古人自驗過不誑語也兄邇來自考處何如天理愈
窮則愈見其精微之難致人欲愈克則愈見其植根
之甚深彼其易之者或皆未嘗寔下手用力與用力
未嘗懇切者也東南勢利之習薰塞宇宙腥穢人心
蓋末世氣習盡然而東南靡利之鄉則爲尤矣昔人
所謂非百年必世不可得而變也非知命不惑不可
得而改也已乎奈何今但於後輩中視其一二有志
者稍稍語之以義利賓主之辨然亦不敢深求而過
責之但令其立定趨向儘力從事於清苦淡薄使日

措月磨庶有以奪其紛華盛麗之好而已然亦不知
後竟得力否也令兄質地近樸愧不能以開發之
且抱病亟歸又不能久相與也然家庭兄弟間自有
餘師矣至舉業一節似亦未嘗苦心其間今但令其
讀古儔先之書反之於心稍稍窺見理路然後轉向
舉業上去亦以速歸不及竟矣諸皆負其遠來歉歉
秋間或得同舍弟至南都此時可得一奉教然未敢
必也臨書馳情

二

得來書知執事爲性命心益覺真切所云好話好事

只在名利關中打翻轉尤切中近來學者病痛近來
學者本不刻苦搜剔洗空欲障以玄悟之語文夾帶
之心直如空花竟成自誤要之與禪家鬪機鋒相似
使豪傑之士又成一番塗塞此風在處有之而號爲
學者多處則此風尤甚惟嘿然無說坐斷言語意見
路頭使學者有窮而反本處庶幾挽歸真實力行一
路乃是一帖救急易方龍溪諸兄往江西借以此意
請教不知兄意云何也僕數年來終日在疾疢拂亂
之域平日清虛意見到此更無逃躲處然真景相逼
真機亦漸透露乃知外馳之與內主機括只在絲髮

間昔人所謂啞子喫苦瓜真是說不得耳

與薛畏齋副使

使節歸自保定常得一奉清論然方以是爲請教之
始至于中間委曲情切處所欲就正與鄙人膏盲痛
痒處所欲求鍼砭者皆未之及焉以爲非得更奉周
旋三兩日則不盡也未幾而兄去蜀矣爲之悵然兄
向所面論誠是玄妙使懇切下工夫處或少有疎漏
或自以從心所欲可不事檢防此則墮落高明人病
痛窠臼去了恐不可以上達也非寔際也中庸曰極
高明而道中庸是以先儒以爲學莫先于義利之辨

今人說義利處太粗淺與說辨義利處太容易了所以工夫不着寔吃緊自聲色貨利種種病根以至于有意為善皆利也自辭受取予之節以至于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勿為皆義也然人此心至神本無染著惟對境處斬截潔靜不使一毫牽扯與一毫潛伏則本體流行乃是合下了當弟願以此終身而從事焉兄得無以為固滯之見乎

荅洪方洲主事

別久殊勞我思近朱刑部過草堂頗能道吾兄起居為慰曩承手教諸凡所處事體比舊俱覺穩當是以

更不必細為條荅而鄉居僻遠使者亦遂不至以是
不及復書多罪兄言以前行事俱失于寬則僕前已
略言之矣大率有意于為寬與有意于為嚴皆是中
間有病根在昔虞廷之論既云罔咈百姓以從己之
欲而又云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此隱微之間不可
不深察也減免一節僕不能知其中事體如何大率
吾兄清德則既自信而人亦信之矣其有未然則一
番擊撞是一番工夫若覺因此稍有搖動則平生為
善之志猶是從世界上轉移而未可以言真心為善
者也然雖不因此稍有搖動而反身修德自懼自省

則又益精以密是物議之與其爲吾進德之助多矣
且夫豪傑之士出頭幹事矯衆特立則易以招尤惟
閉關括囊則可以無咎譽然君子不辭自立于多凶
多懼之地者將以自驗也僕輩幸在閒田地然悠悠
過日德不加修未必不由乎此吾兄何以教之

與蔡白石郎中

往年辱兄知愛謂可與共進於文藝之門今忽忽齒
髮漸衰兀然成一秃翁向來伎倆剝落且盡雖誦人
詩句亦如羅刹國人驟聞中華語音駭不省其何說
况能自有所著以自見於世也朋友間往往言及兄

之垂意於僕豈特以故人之故耶抑亦謂其可與進
於文藝之門耶豈知僕之衰颯剝落一至此哉雖然
以兄愛我之意其知我之衰颯剝落一至此也豈不
爲僕惜之以僕之愛兄之意亦竊謂兄以聰明絕世
之資而消磨剝裂於風雲月露蟲魚草木之間以景
差唐勒曹植蕭統爲聖人而冀爲其後此其輕重豈
特隋侯之珠彈雀而已亦可惜也曩與兄相聚時兄
年最少而僕亦壯年今壯者衰則少者亦壯矣由壯
入衰能幾何時四十無聞則僕旣自蹈之矣自惜之
矣倘兄以爲宇宙內事與吾分內事盡於風雲月露

草木蟲魚之間則足矣不然則亦不可以不深思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兄苟不以僕言為戇繼此尚有所請不然且閉口耳辱愛多談亮之

二

曩承荅教深慰素懷且自笑僕之所知於兄者淺也僕嘗謂學者非無痛痒之為貴而以真知痛痒為先知痛則不能不護而藥之知痒則不能不起而搔之今之學者病在徧身麻木全然不痛不痒所以更不得力然知痛痒若不是真知其更不可忍處亦是不知痛痒縱使爬搔護藥亦悠悠不得力也來書云詞

章為聰明之害又云於苦土中覺得曩時醉夢流浪此是吾兄一口說着平生痛痒一些不自瞞一些不瞞人即此一些不自瞞不瞞人處何等光明何等直截便是超凡入道真根子也雖然昔人所謂舊習如落葉既掃復積兄試觀之既覺得曩時醉夢流浪之後四五年來種種世味種種酬應種種思慮能盡不醉夢不流浪否抑時有醉夢流浪處否醉夢流浪處當時便能覺得既覺得便能搔轉得否抑亦有恍惚不便覺得牽掣不便撥轉得否即如把筆作詩時自覺淡然一無喜心否既有喜心其於好醜贊毀種種

勝心能不蕤然而動否覺有動處便能銷化否抑亦有牽掣不便銷化否其不把筆爲詩時喜心勝心能不潛伏否不止作詩一節凡一切外馳習心能銷化否不潛伏否細細照察細細洗滌一此不得瞞過一此不得放過乃是真知痛痒既真知痛痒即境界不論靜鬧工夫不論頓漸靜鬧一境界也頓漸一工夫也兄以避北而就南舍頓而即漸爲說夫鬧處不得力即靜處未可謂之得力不究竟所謂頓亦安有所謂漸乎收攝精神併歸一路漸即是頓即此一路接續不斷頓即是漸非二致也然吾兄討方便處用力

亦未嘗不是也既真用力則靜鬧頓漸不患其不一矣來書所病世之君子以聖學之名襲江左之寔是非頓之爲患也正坐自瞞過自放過麻木不識痛痒耳弟之不肖年來痛痒頗漸自知追尋病根大率苦血氣之爲累血氣薰成習氣不能自脫詩文之障亦時尚往來胸中弟爭分數重輕而已此不能以欺兄者自顧齒髮漸衰痛痒心切既稍有知不敢不極力爬搔護藥使此生甘爲麻痺人也來書提出小心兩字誠是學者對病靈藥但如前所說細細照察細細洗滌使一此私見習氣不留下種子在心裏便是小

心矣小心非矜持把捉之謂也若以為矜持把捉則便與鳶飛魚躍意思相妨矣江左諸人任情恣肆不顧名檢謂之脫灑聖賢胸中一物不礙亦是脫灑在辨之而已兄以為脫灑與小心相妨耶惟小心而後能洞見天理流行之寔惟洞見天理流行之寔而後能脫灑非二致也弟之不肯正程子所謂墮在沉滯執泥坑裏者自愧脫灑之未能也惟兄教之僕之所請教於兄大要只是一言願兄時時無忘苦土中所見如何如何

荅皇甫百泉郎中

前得方山書知與兄日相切磨必多有妙論恨不能往叅其間而與聞之也僕之不獲奉教於兄而索居也其亦久矣僕之懶病而廢學也其亦久矣藝苑之門久已掃迹雖或意到處作一兩詩及世緣不得已作一兩篇應酬文字率鄙陋無一足觀者其為詩也率意信口不調不格大率似以寒山擊壤為宗而欲摹効之而又不能摹効之然者其於文也大率所謂宋頭中氣習求一秦字漢語了不可得凡此皆不為好古之士所喜而亦自笑其迂拙而無成也追思向日請教於兄詩必唐文必秦與漢云云者則已茫然

如隔世事亦自不省其為何語矣所以久而不敢請教於兄者正以村俗匠人不敢呈技於輪扁之前也今既與兄開口說破容繕寫一兩篇奉以為笑耳蔡白石今之名家也僕向來頗不謂然近得其詩讀之則已洗盡鉛華獨存本質幽玄雅淡一變而得古作者之精僕雖非知音亦三嘆不能自己竊謂此兄當與吾兄竝驅辭場矣雖然以兄之高明磊落若以一生之精力盡之於此即盡得古人之精微猶或不免乎以珠彈雀之論向曾寓一書於蔡兄不知蔡兄曾與兄泛論及之否又不知方山之所謂與兄日相切

磨者抑亦止於藝文之間而已也抑亦不止於藝文之間而已也更願聞之來教道未就損學不加益之說雖兄之謙亦足以知兄之苦心也學之不加益也正坐不能損耳更願聞所以損之之說也南沙兄被劾令人益有感於行路之難此兄在內在外皆不見容若此其自為計獨欠拂衣一往耳俟此兄反常時欲以此相勸不知能自決乎否也

與與槐謝翰林

數辱書問且教誨拳拳如吾兄真能愛我以德者也感激感激所諭東城誌文中間附載師友一節弟方

屬稿時亦知此段議論多爲世所不喜而兄書示亦
以爲所不喜也果然果然僕何敢以一人之獨論而
干什百人之公喙哉但東城兄平生所尊若人也而
爲之師所親若人也而爲之友意思懇懇真是如此
寧使自已蹈世人所不喜而不忍不爲旣死之友一
寫心事此鄙人之意也閉門厭事此是鄙人前身宿
病近來力自懲創以庶幾乎吾非斯人之徒而誰與
之意但性旣褊狹又素羸瘠每入空山則不免仍有
喜心每遇人事迎送繁擾跛跣從事則不免仍有厭
心耳雖然兄真愛我以德者也敢不圖所以承教林

君與吉吾兄屢屢示及僕亦慕其爲人嘗至松江一
訪之與之有山中同事之約然此兄尤似厭事過我
者又愧僕之謫劣不能致此兄也僕多病之軀年入
四十已更衰落不覺塵心灰盡枯坐素食兀然一老
瞿曇矣非學力使然蓋不得不然也宿負書債亦已
乞休兄向所示諸書不煩留意矣兄毋笑毋笑兄所
示景仁書將多買僮爲猗頓之業其戲耶其誠然耶
古來磊落奇崛之士多是歇手不下如范蠡本非俠
徒亦非貨殖蓋自以計然之策不盡用于越而發之
居積盈縮陰陽予奪之間以寄其馳騁不羈之氣與

其弛張不窮之能而已是所謂技癢者耶趙子其亦然耶其戲耶雖然趙子其必能戲也雖然兄謂趙子之疑於俠而僕謂趙子之非俠也其為技癢者也是吾兩人者亦戲也嘻如此解者宇宙間事孰為戲耶孰為非戲耶

荅喻吳臯御史

執事之為令也子惠孚于百姓為御史也風采動于朝端至其發為詞章則又與古之騷人墨士爭馳騁上下然竊窺執事之意皆不以是為足而卓然有意于古人儒者性命之學蓋不造于精微不已也紫陽

子曰豪傑而不聖賢者有之未有聖賢而不豪傑者也僕竊為執事望之承諭失職圯剝之說深見閱時病俗之至意執事正色立朝側目者幾何直道君子神明扶持即使往復消長之幾未能盡如人意然周旋其間整頓得一分亦是宇宙間一分裨補大易所以小利貞也若夫事之有挫隨而身之有屈伸在君子自能與道委蛇而動靜不失其時耳讀所寄諸詩歌其調雅以古其氣雄以鬯而慷慨許國攬轡請纓之氣復見于言語之外蓋不敢以詞人之詩目之也謝教謝教賦篇偉麗但摹擬選賦太似而真意或稍

不融暢耳僕過承知愛自顧迂踈褊陋素非適用之
器惟兢兢自守庶幾少有所進以無負于本來面目
顧年垂四十塵機與老態漸長道心與壯氣銷落益
已蹈無聞見惡之戒矣奈何奈何緬想海內同心何
日得奉教語展心曲而相與切磋印證也向使節寓
吳時殊欠一會至于抱悵無已臨書重為繾綣有便
更賜教多幸

與李中溪知府

居間每一思兄忽如隔世適奉手教又如聞隔世人
語而神遊于崆峒藐姑之間也慰幸何可言不求復

性終坐流浪來教甚警切足徵吾兄近來所得僕自
四十外非特世事灰心向來一切詩文伎倆亦從掃
抹于閒靜中稍有窺見本來面目處惜道遠不得一
致之也楞嚴維摩圓覺諸經十年前亦曾看此若謂
從此悟入則于對面孔竅尚隔一層百過誦持正落
理障世間文字與出世間文字一有著處其病同也
不若併耳目口鼻作用頓然放下便見真我如何如
何好名為病只是真性命心不切無足道者自悞自
耳兄與五岳久留意方外之學倘曾遇一二異人否
乎便中幸以示我

與胡栢泉參政

天下事魚爛極矣非特邊陲戎狄之患然也愚夫知其必有隱憂而恃祿固寵之士無人敢出一口氣間有一人慷慨言之而出身任事則衆共惡之必擠去之而後已嗟乎此禍機之所以成于壅蔽而志士之所爲扼腕也山中偶得大疏時取讀之大覺太息雖然進退時也于兄何有哉若兄之自爲計則願以康濟斯世者康濟此身以除戎攘寇手段用之懲忿窒欲克已復禮之間此古之所謂真正英雄也兄之有志于此亦久矣敢進一言以贊山中內修之策

與李少卿中麓

自呂竹嶼去後與兄遂如隔世每思京都舊歡可勝耿耿今金攝山之在章丘也是竹嶼之在常彼此消息之便甚慰甚慰昨得兄書知喪內之戚吾與兄與南江同之悵然悵然又聞兄已得子及後娶復有孕極爲兄喜一身輕萬事足兄兼得之矣復何所求於世也哉弟數年來閉門鄉居謝遣業緣交游旣簡鈴槩亦踈暖暖虛里桑梓滿眼自是天壤間樂事時復據小樓隱几兀坐一種枯木寒灰趣味更別乃知造物者置我於此意良不薄且端居多暇更有丹丘羽

人之想聞牢山海島仙靈窟宅甚欲一往焉且將道齊魯之間得與兄一劇談而老父高年勢難遠出會稽禹穴之間龍門太史蹤迹所在兄倘亦有意乎兄書中言章丘凋敝思得良牧攝山敝鄉最有志向之士也律已清苦蒞民豈弟茲調亦以直道致其爲章丘必有可觀且賴兄爲邑人當如古澹羽任棠之徒上裨有司之見聞下以善道化誘鄉里非兄之責而誰責也弟何能爲助哉

荅姪孫一麟

數日間始能下鄉自驗病後此心覺得凝定一番從

此可更有進步處是造物者往往以病幸我也得來書言吾姪孫之病此心惻惻不能專精致神溺書冊羨技能以爲養身養心之累此說誠是若使盡捐書冊盡棄技能兀然槁形灰心此亦非大難事而精神無凝聚處亦自不免暗路漏洩若就從觀書學技中將此心苦煉一番使親書而燥火不生學技而妄念不起此亦對病下針之法未可便廢也燥火不因觀書而有特因觀書而發耳妄念不因學技而有特因學技而發耳既不因觀書學技而有則雖不觀書不學技亦安得謂之無乎吾子雖久事于學至于學問

頭腦如先立其大等語其實未有自信自作主宰處
今在病中且只可收攝精神并歸一路俟面會更商
量也宋奏亦可從容看之白沙先生以我觀書以書
博我之說甚可理會以我觀書則意常閒閒自不欲
速以生燥火可試之

荅洪方洲

僕囊癱卧病百餘日潰出膿水過多足髓流耗至今
未能起立一步恐因此遂成癱軟作一支離活死人
卧牀遂與世相隔絕亦未為非幸也大率幻軀一切
付之造化不復有所計較於其間矣病中幽閒每念

吾兄且訝兄音信又疎而不知兄之病甚亦如我也
適讀采書既駭且慰兄習讀過勞思索太苦願兄常
教此心虛閒以完精神此病未可專委之血氣也神
氣精一而為三故有神病氣病精病病有三而神病
為重兄言夢裏飛揚正屬神不收攝多記苦思正是
神的對頭冤家若終日用神而神不耗此非有道術
者不能吾輩則在時時收攝而已僕之病亦坐此蓋
久而稍有覺悟耳使者遠來深感兄之念我枕上草
草不盡欲言

荅王龍溪郎中

伏枕中讀來教甚慰甚慰告子不可謂非力量此吾
兄有見之言也大率種種疑懼由自心生由自心斷
張弧脫弧盡從心造遇雨之吉群疑乃亡人須信得
一生吉凶利鈍莫不有定命在則種種可疑可懼盡
如空華無若我何此乃無意於却疾而實却疾之要
藥也老莊家亦言大患有身金注成惑若於此處稍
叅不破則昔人所謂壁間蛇影足以生疑而致病蓋
自以爲可疑可懼者未必能病吾身而終日自擾於
虛疑虛懼之中乃真足以病吾身是非人能病我而
我自病之也兄達人也於此可以一笑而解矣

與羅念菴脩撰

自與兄別後數年間齒髮日衰念來日之苦短而問
學之無成邇來省身自克性命一念儘切於往時居
閒靜坐即常如見兄面日常見兄面目即常如寄書
於兄也至如夢寐間亦往往見兄僕方訝蹤跡與兄
太密而兄乃以我爲踈乎一笑所示夏游記中間辨
析精切深有憂於近世鹵莽之學力與破除可謂有
益世教不小然以此驗兄近來所得則尚有論在蓋
猶未免落於文義意見之間而自已真精神不盡見
有灑然透露處豈兄對世人說法故然耶兄自謂此

物未得到手此是真實不誑語弟近來用力益見此物到手之難不且死心塌地拋棄萬緣下十餘年死功則不可妄想古人不言思道三年終日終夜不食不寢此真公案也後世儒者只是說話度日而已况在近世乎近偶會一二方外人見其用心甚專用工最苦慨然有嘆於吾道之衰蓋禪家必欲作佛不坐化超脫則無功道人必欲成仙不留形住世則無功此兩者皆假不得惟聖賢與人同而與人異故爲其道者皆可假託混帳自誤誤人竊意當時聖賢用心專而用功苦者豈獨百倍方外人之修鍊而已必有

啞子吃苦瓜與你說不得者而世人乃欲安坐而得之以其世間功名富貴之習心而高談性命之學不亦遠乎寥寥宇宙所望于兄者不淺弟亦不敢自棄於吾兄教誨之外但與吾兄不得合并最是苦事以僕愚見非特僕之鹵莽朝夕不可離兄雖以兄之高明純粹亦不能離我若得天假之緣同處數年不假言說日夕以真精神相感發如此久之彼此皆可望於有成不然則徒抱此生耿耿而已奈何兄近有秋來九華之約兄之能來與不能來不可知而僕今秋則不能出門矣僕自春徂秋外腎癰瘍出膿今癰愈

矣因出膿水四五碗傷却筋髓足力尚軟未能起牀也若病體能復舊當爲來春相晤之約耳一晤尚難况又處乎可悵可悵死生一事已一切任之無足深掛意者每聞兄亦時有小恙不知何恙也便中示之年来世事擾擾憂國一念未能弭忘而浚谷以一僉事當古北口之衝尤爲此友憂之知兄亦同此懷也蔡可泉兄使人之便草草寄此言何能悉

與楊蕉山

執事豪傑士也忘身許國不回不撓使滿世間脂膏洪忍全軀保祿之士聞風縮頸羞媿不暇執事之志

則然而才足濟之自丹陽奉晤令人嘆羨不已然竊有少致愛助於執事者頗覺慷慨激發之氣太勝而含蓄泥幾之力或不及焉施爲欲似千鈞弩磨礪當如百鍊金願益留意則不朽之業終當在執事且夫直前太銳近於用壯取必太過近於浚恒在易固有戒矣惟幾也能通天下之志惟深也能成天下之務自古欲以成務而或僨焉者未必盡是庸人或豪傑與有責焉耳僕少頗負意氣屏廢以來槁形灰心之餘化爲繞指柔焉又矣以此自量乃欲以此量豪傑固知必且爲笑然以敬慕執事之至也故不敢不盡

其愚

荅楊小竹

僕嘗聞於方洲而得執事之爲人，以爲惇樸勵行，篤信古道，恬淡有守，不樂仕進。時則已心慕之，每以無由得，一奉教爲恨。適枉千里書札，益感同聲氣之義也。甚幸甚幸，但辱推獎過厚，深非鄙陋所敢當。又甚自媿耳。所示後言已十閱其五六，尤見高志遠識。雖然，中夜有得，隨即劄記，尚不免揣摩探索，其與默而識之者，意思自別。此二程所以不滿于橫渠也。若使急于立言以明道，則是所謂有迫切發露之象，而妨

於沉潜涵蓄之實。此又昔賢之所以致疵于文中也。聖學終日發憤，只是一事。若使精神稍有間，便有洩漏。此後世儒者之學，所以與入聖路頭猶隔一關也。敬軒讀書錄、康齋日記，此兩公行已大節，誠是後學師法。若求真血脉路，恐絲毫不容異同。處更當別論。竊願執事且將向來言語意見，一切掃去，轉益收拾精神，向裏直從無聲無臭處自家討箇消息。念念不舍，如此數年，更看意味，何如與今日所劄記更看有同異否？宇宙寥寥，其真志實行可望以寄斯文者，絕爲難得。此僕所以自忘其不肖而深欲致愛助於執

事也亮之

與洪方洲郎中

遠涉一遍轉覺求友之難每切思平日與兄臭味真不偶然邇來懷兄較切兄之念我亦然否耶胸中讀書作文擬少覺輕省否若精神尚只在此科曰中盤桓浴洄則是於本來面目未可謂真有見也近來講學多是游談至於爲己工夫入細處則其說頗長瞻望金陵奮飛未能歲云暮矣何日得與兄一研究之江湖裏曲亦無可披寫處又恨不得對兄一披寫也近來江山之間偶見一二方外勇人漆園枯木寒灰

之語不圖眼前得之又見莆田小卓子字書及聞其言議風旨意其必爲磊落奇偉超脫不羈之士而俗人往往以能言禍福奇之淺淺乎知之矣學士大夫間所謂人才者兄大略聞之矣而所謂磊落超脫者往往多出於黃冠草服之間豈所謂禮失而求之野者耶一笑

二

古者朋友散在四海九州則汲汲於欲相會之殷者非專爲情好也有疑焉則欲相與決之有得焉則欲相與推而同之而已與兄相別三年知兄之學旣已

無疑而有得焉久矣毫髮無所待朋友而決者獨不能與朋友推而同之乎往返兩遍皆可以來而不一來非所望於兄也南都縉紳所聚非山人可來來亦不敢見客僕有積疑待朋友而決者謹俟異日使節便道過此當一請教耳非敢自棄也所示濟南生字黃口學語未成其見固然本無足論但使吾兄爲人所目攝此亦豐干饒舌之過也且崆峒強魂尚爾依草附木爲崇世間可發一笑耳文章之說其明不明無足關繫於世向固不喜吾兄之多言也孟子之所好辨是天地間何等語言此外豈足多辨哉

答殷生原學

來書推獎鄙人甚非倫比頭陀偕謂佛子法王此大罪過也雖然亦足見吾友向往之殷矣僕不自量竊痛世人汨于利欲迷失真種絕去天理自墮鬼域是以在群衆中往往不惜齒頰一與破迷雖至連侮招尤亦不爲悔至于同游諸子尤更不敢惜齒頰然察其中如聞古樂而思睡者固亦多矣亦不爲悔蓋冀有一二人能深信吾說而共行之以究乎其精則宇宙間氣脉尚有所寄不至盡泯爛此吾人大功德也敢自愛乎今吾友乃不見謂迂濶直欲相從于湖海

寂寞之域信之甚真而志之甚篤則交戰勝負之機固已決矣是余之所汲汲而求者也但湖上之行本欲絕去言語文字於萬緣不染時默悟此心今與吾友同行不免更廢一番酬酢耳然來意不欲固違也到無錫時當相約所云議論抵牾且勿尤人豪達寇盜亦且勿尤人蓋自家不知有幾多病痛在也今者只悉心洗刮自家病痛盡時更看感應處何如既已深知吾友之意此後當益盡鄙言耳

與程松溪司成

蘇州之變兄之至痛亦通家之所痛也至今未能以

書奉弔既而聞令孫生於遺腹此兄之至慶亦通家之所慶也又未能以書奉賀以弟之素屬知愛而慶弔兩為缺然若此多罪多歉奈何奈何兄近過敝邑又以僻處空谷不能奉一言之教尤為耿耿伏惟司成之擢知兄一不以為喜而海內同志之士則莫不訢訢然以為不失所望夫習俗之所以日薄生于正學之不明也正學之所以不明者生於師儒之非其人也古之所謂師云儒云者固所謂以賢得民與以道得民者也今之人心士習大略可觀矣靡靡然沉酣于富貴聲利之樂則既以道德仁義為芻狗而有

能為道德仁義之說者又往往口耳而不中於實用是以淪胥愈下至於廉恥敦朴之道喪而環利機械之俗成海內之賢人君子未嘗不思力挽而亟反之而況兄之居其位者乎數章教條既落言筌升堂規矩亦是常格惟兄等具教字轉移之實于躬行心得之間要必有在而弟之竊願聞其一二者也

與沈石山僉事

江臯一別奄忽過今歲月如馳不知各尊所聞各行所知處竟何如深欲一合併請教未得也此學之無成病在脚根不實未有水寒火熱處耳惟兄溫雅近

道之資實心為善又弟所素信者雖然沉潛善矣何以又云剛克也猶者有所不為善矣何以次之於狂也學問不極力振奮則不能大有所擺脫不能擺脫則雖為寡過而病根習氣或有潛藏而未融化者耳故曰大人虎變愈變則愈得力如兄高志豈肯以今日見在為至哉故敢進其狂言耳弟駁雜甚多別兄四五年猶舊人也奈何

與劉寒泉通府

荒莊重辱枉駕緣病體就醫不及擁篲耿耿承委送太府先生文字以郡人頌郡公非特分所宜然抑亦

情不能已雖然鄙意有不敢不達之左右者僕少不知學而溺志於文詞之習加以非其才之所長徒以耽於所好而苦心矻力窮日夜而強爲之是以精神耗散而不能收筋骨枯槁而不能補積病成衰年及四十尪羸卧牀已成廢人此皆諸公所共親見所共垂憫者僕平日傷生之事頗能自節獨坐文字之爲累耳反之於心旣非畜德之資求之於身又非所以爲養生之地是以深自媿悔蓋絕筆不敢爲文者四年於茲將以少緩餘生爲天地間一枯木朽株而已方欲盡取前槁燒毀以銷宿愆不意爲人抄錄而無

錫卜君殊不相信謬行刊刻再三以書止之而不能不知其何說也然亦賴有此刻可查平生無一篇文字不在其中執事試考其年月皆四年以前胡說也若今日復勉強承命則後來更不可復辭於人人矣二三年間亦有一二府縣諸公索文者僕不敢爲枝辭相誑但據本心以告曰自今以後更有爲府縣及朋友間作一篇應酬文字則今日誠得罪於執事矣今於諸公亦不敢爲枝辭亦但據本心以告曰自今以後更有爲郡縣及朋友間作一篇應酬文字則今日誠得罪於諸公亦誠得罪於太府矣伏惟諸公矜

而恕之

荅王遵巖

兩得兄書拳拳以病體為念真意懇惻令人讀之堪為涕下非兄死生之交不能至此感激感激人傳言吾病過重者蓋有兩說一則以木腎為患痰火時作不得不閉戶調理人以此經年病不見人則以我病不可支矣不知我貌則槁矣而精神尚可不死蓋近於養生家稍稍得一歸根法也其一說則自以早年有志今四十外矣而猶然醉夢人也蓋非特文章氣節平生所訪力而從事者既於真性不切及所聞於

經書師友與意見之所窺測而自以為道者亦竟如隔壁聽話全無交涉近年來痛苦心切死中求活將四十年前伎倆頭頭放捨四十年前意見種種抹撥於清明中稍見得些影子原是徹天徹地靈明混成的東西生時一物帶不來此物却原自帶來死時一物帶不去此物却要完全還他去然以為有物則何睹何聞以為無物則參前倚衡瞻前忽後非胸中不卦世間一物則不能見得此物非心心念念晝夜不捨如養珠抱卵下數十年無滲漏的工夫則不能收攝此物完養此物自古宇宙間豪傑經多少人而聞

道者絕嘆其難也好仁者無以尚之此真消息也終日如愚終日忘食此真工夫也無以尚之則有一物可尚便不是此物矣忘食則於閒事有不暇者矣如愚則於才技有不使者矣孔顏一生工夫所以完養收攝此寶藏也僕近稍悟得此意而深恨年已過時雖知其無成然本是自家寶藏不得不有冀於萬一也是以痛爲掃抹閒事收斂精神之計則不得不簡於應接欲簡于應接不得不託於病不可支以謝客是以人知吾之病甚而不知吾之別有意也此意更不敢露於人以兄念我太厚憂我太深故特披露之

兄萬無洩我秘密重增嘵嘵之口也安友爲求序得託雄文以不朽甚幸過望僕舊從兄學爲文章有二僅得處盡是兄之指教但才旣不長又不能竭精力以從事是以遂成廢罷韓子所謂徒業者不齊其歲者也獨覺兄之奔逸絕塵而已矣近來自觀舊稿支離叛道之言篇篇有之理旣不當文亦未工赧然盡欲焚燒而後爲快緣頗爲人抄錄無可奈何蓋以吾今日文字伎倆須并却三四年精力專專幹此一事自謂可望於古人閭域今自度必無此閒精神可以了此也旣自知不了則豈欲以不了者而信今傳

後乎亦愚矣貴鄉洪子因信兄而過信我遂亦以我
爲可與斯文也與安友謀刻之而請序於兄僕旣而
聞之愧汗駭愕蓋吾文未成吾自知之且不欲此生
爲言語文字人也居常以刻文字爲無廉恥之一節
若使吾身後有閒人作此業障則非吾敢知至於自
家子弟則須有遺囑說破此意不欲其作此業障也
僕居閒偶想起宇宙間有一二事人人見慣而絕是
可笑者其屠沽細人有一碗飯喫其死後則必有一
篇墓誌其達官貴人與中科第人稍有名目在世間
者其死後則必有一部詩文刻集如生而飯食死而

棺槨之不可缺此事非特三代以上所無雖唐漢以
前亦絕無此事幸而所謂墓誌與詩文集者皆不久
泯滅然其往者滅矣而在者尚滿屋也若皆存在世
間即使以大地爲架子亦安頓不下矣此等文字倘
家藏人畜者盡舉祖龍手段作用一番則南山煤炭
竹木當盡減價矣可笑可笑僕又何用更置一莖草
于鄧林焚焚之間哉至於求序於兄僕與兄何等朋
友也其有所求吾自求之而何待於人爲之媒哉以
爲吾文苟有成則當求兄不成則不敢以累兄知人
之明也及得兄序讀之令人益增慙汗吳下自古來

文人正不少以爲僕蓋過二千年吳下詞人而接扎
游之文統旣使兄爲私於所好又若使僕與人爭名
爭先然者非兄之所以愛僕也使兄今日爲僕作序
則亦宜道兄與僕昔以文相切磋以才弱志墮幾成
而罷之意句句道却實事庶使兄爲不誣而吾亦可
以不愧耳至於兄之雄文則千百年自有定價倘吾
文稍進乃敢爲兄作序今且不欲羔袖於狐裘也刻
板事旣已力止兄序遂亦寶藏之未敢示人也

與聶雙江司馬

吾文講學之書僕於朋友間窺見一二而念菴兄多

舉吾丈之說以相教僕獲聞之竊以爲幸乃今辱吾
丈盡以相示是悉所以教諸同志者而教僕也爲愛
何如爲幸何如承教愛之殷鄙懷有不敢不盡於左
右者僕素迂愚人耳然不敢不謂有志於學也自年
近四十則心益苦蓋嘗叅之閉門靜坐之中叅之應
接紛擾之中叅來叅去如是者且十年而茫乎未之
有得也雖其茫乎未之有得而隱約之間若或有一
鱗之見焉則亦不敢自昧也蓋嘗驗得此心天機活
物其寂與感自寐自感不容人力吾與之寂與之感
只自順此天機而已不障此天機而已障天機者莫

如欲若使欲根洗盡則機不握而自運所以為感也
所以為寐也天機即天命也天命者天之所使也故
曰天命之謂性立命在人只是立此天之所命者
而已白沙先生色色信他本來一語最是形容天機
好處若欲求寐便不寂矣若有意于感非真感矣聖
人固以寂感對言亦有以寂感分言者矣易曰復其
見天地之心乎關閉不行是寂也是天地萬物之心
也則不消幫補一感字而感在其中矣又曰觀其所
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是感也是天地萬物之
心也則不消幫補一寐字而寐在其中矣易明言閉

關不行而先儒以為動而見天地之心是以為寐異
於感而幫補一感字也易明言感即天地萬物之心
而先儒以為感卦六爻皆以有感而多凶是以為感
異於寐而幫補一寐字也是未知聖人對言寐感未
始為完語而各言寐感未始為剩語也一陽成震何
以謂之非動也曰陽氣潛萌于黃鍾之宮其潛萌焉
所以為寐也感之六爻何以多凶也曰非感之為害
乃害於感焉而凶也故曰未感害也吾丈與念菴又
謂心有定體而辨心無定體之說僕亦竊謂孔子嘗
言心矣出入無時莫知其向此真心也非妄心之謂

也出入本無時欲有其時則強把捉矣其向本無知
欲知其向則強猜度矣無時即此心之時無向即此
心之向無定體者即此心之定體也有定體故曰寂
不動則有定體也故謂之寂無定體故曰寂無時無
向則無定體也故謂之寂動則有時有向有時有向
則動也雖然僕於吾丈未嘗得面領秘密之旨也至
於念菴所以懇切用工與其懇切為人憫時病俗之
深意則知之矣知念菴之心則知吾丈之心矣今之
學者種種欲障絕未擺脫世間薰天塞地無非欲海
學者舉心動念悉是欲根而往往託無寐無感無善

無惡之說以覆其放逸無所忌憚之私所謂終身役
役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亦可哀矣夫此心原無放
逸則不必論主寐有放逸則不可不論主寐學者此
心原不放逸者能有人哉譬如人元氣原無病則不
必論服藥有病則不可不論服藥嘗有人問伊川無
病何須服藥伊川云只爲開眼卽是病此語道盡學
者膏肓處吾丈所舉程門靜坐與未發之前求中之
說皆所謂頂門之針而膏肓之藥也雖至上古聖人
成湯周公坐以待旦高宗恭默思道三年孔子嘗終
日不食終夜不寢至於三月而不知味所以求之枯

井川文集卷六
寐之中如其堅苦然者蓋雖聖人亦自覺此心未
能純是天機流行故不容不如此着力也然學者用
却有寐有感的工夫却是於此中欲識得無寐無感
的本心欲復得無寐無感的本心而非以此妨彼之
謂也譬如有人患積熱蘊結必假芩連諸冷藥以解
其毒而復其元氣非以為冷氣即元氣亦非以為冷
氣異元氣而不服藥之謂也僕自覺欲障纏縛之深
而放逸之久矣方欲入空山枯坐蒲團兀然作一活
死人如是者十餘年庶幾識得本來面目然則僕方
且竊執事之教以自泚而其言乃若與執事相悟然

者蓋以為不如是則不可以得間於長者而聞其教
也

與姜編脩廷善

世人始入仕途便思肥家吾友厲志清脩非義不取
禦人之盜乃不求彼而求此可見義盜之少也一笑
一笑雖然囊已罄矣盜之所得止於如是而吾友之
清脩益彰吾友之盜不乃為王參元之火矣乎更有
一說清脩者志也損益者數也以吾友之清脩而尚
不能逃乎招損之數使更似他人作肥家之計其招
損當何如矣此君子所以安于義命而益厲乎其志

也適自閩中歸聞吾友將行因疲於道路遂就荆溪山中棲息不及一別耿耿崇安建陽之間誠是仙靈窟宅昔人蛻骨在在有之不特武夷一奇也吾儂居此中已有次第即且移家遂往與世長辭陶潛所謂縱浪大化中會盡便須盡者此外更無所望矣京師相知故人偶尚有問我者只以此答之而已

與華郎中補菴

僕不能為義而竊好人之為義古者有無相通以成一體二記文中頗盡之嘗見世間富人惜財如惜血苟出其橐中朽腐棄餘尚足以活宗戚閭里無限垂

絕之命乃睽睽相視不少動乎其心以為生財之道宜如此蓋財生而心死焉久矣以此僕於執事義田及史君荒滄二事心竊慕之凡求余文者多莫之與而此二文者雖兩君不以余諉而余固樂為之役也況其見求之殷乎但筆力凡駑不能發揚盛事以風厲世人是可愧耳雖然聞方洲謂吾文勝錢公輔此或不敢虛讓執事眼中自當得之但裴晉公奉酬皇甫持正文價故事不知執事如何為處耳生平未嘗敢受潤筆之資聊書此發吾文一笑

與陸五臺儀部

草堂枉駕山寺把袂兩番劇論辨難往復殊豁心曲
即使朋友相聚每若此何患乎道術之不明也五臺
亦以爲然乎雖然千言萬語與嘿然處是同是別若
謂之別語從何起嘿從何止若謂之同何不相與嘿
然而千言萬語當其誼然時若一句不可少者畢竟
是同是別五臺試更參之別後會大洲公更有談論
否又恨不得時時相與證法也

重刊荆川先生文集卷之六

重刊荆川先生文集卷之七

與季彭山

僕不慧自少亦嘗有志於治經漢宋諸儒先以解經
名家者亦頗涉其津焉至於當世諸先輩以治經名
家者亦嘗承下風而問之蓋久之而不得其說則又
將脫去聞見洗刷此心而獨求之於遺經又久之而
竟未之得也偶游會稽獲聞高論則爽然自失先生
之於經關竅開解招擢腸胃若秦越人之隔垣而洞
五藏也剖破傳註專門之學辭鋒所向決古人所未
決之疑而開今人所不敢開之口如荆卿慷慨擊筑

并川文集卷七
睥睨於燕市之中而旁無一人也目論古事又如身
揖讓乎虞周禮樂之間憑軾以觀晉楚齊秦鬪爭之
域也而聽之者且不自知其忽焉躍然以喜忽焉瞿
然以愕而卒果然以飽亦雄矣哉世未之有也雖然
願先生益深所養使此心虛壹而靜自所獨然不必
盡是也衆所共然不必盡非也却意見以融真機則
古聖賢之精將於是乎在而況其經乎然則六經之
道其卒於先生有明也已僕敢以是少効愛助焉

荅姪孫一麋

一麋問衛州吁弑其君完倉卒未能悉吾意當時篡

弑之人必有自見已之爲是而見君父之甚不是處
又必有邪說以階之如所謂邪說作而弑君弑父之
禍起者春秋特與辨別題目正其爲弑如州吁弑完
一句即曲直便自了然曲直了然即是非便自今曉
亂臣賊子其初爲氣所使昧了是非迷了本來君父
秉彝之心是以其時惡力甚勁有人一與指點是非
中其骨髓則不覺回心一回心後手脚都軟便自動
憚不得蓋其真心如此所謂懼也懼與不懼之間是
忠臣孝子亂臣賊子之大機括反復如翻掌大易之
所謂辨而春秋之所以震無咎也如善醫者下針中

其竅穴則麻痺之人即時便知痛癢春秋一言中却亂臣賊子痛癢處即亂臣賊子便自回心是以能懼然知痛癢者乃其血氣之固然知懼者乃其人心之固然也善醫者特與遇之春秋特與提醒之而已舊說據春秋所書而言懼吾亦據春秋所書而言懼此無異者但舊說以爲亂臣賊子懼于見書而知懼則所懼者既是有爲而非真心且其所懼能及于好名之人而不及于勃然不顧名義之人以爲春秋書其名脅持恐動人而使之懼此又只說得董狐南史之作用而非所以語于聖人撥轉人心之妙用且如

其說其弊將使亂臣賊子彌縫益密以逃名而避跡爲害不小此其說起自漢儒宜不待智者而知其謬然千年無有覺其謬者亦無有致疑者何也其悉更待面論善說春秋者無如孟子亂臣賊子懼與春秋天子之事此數句真得聖人微旨其春秋天子之事一句儒者亦說不通久矣一磨可深思之面會言之春秋一部書無一句不爲亂臣賊子而作非特書弒君三十六條也

荅徽州汪子問繼祖母之喪

遠道走使詢及繼祖母喪服深知謹禮之意然此在

禮經甚分曉本非有疑似相聚訟也只為不解承重
兩字而惑於俗人相沿代父為服之說是以其論紛
舛而難通耳承重者禮之所謂受重也如何謂之重
謂祭統也古者立主謂之重宗廟謂之重禮曰為人
後者三年解之者曰為人後者受重於人受重者必
以尊服服之也禮曰父卒然後為祖後者斬解之者
曰為祖後者受重於祖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也為
人後者以旁支後其大宗為祖後者以嫡孫後其祖
雖其本末疏戚不同而其所以必為之三年者則皆
以為後之故為後者受重之謂也不獨如是而已禮

經固有為曾祖後云者為高祖後云者為曾祖後者
謂若父與祖或以疾廢與先曾祖而死者也為高祖
後者謂若父與祖與曾祖或以疾廢與先高祖而死
者也為曾祖後則為曾祖斬為高祖後則為高祖斬
若以代父為說則是父之所齊期者吾代為之斬父
之所齊五月者吾代為之斬此其本末倒置甚矣又
何以為代乎且為曾祖斬則謂之代祖也可為高祖
斬則謂之代曾祖也可代父之說又何施乎此其鄙
野舛駁絕不可準於經典然世者儒老生亦往往以
此為說余竟不知其何所起也禮經十七篇中無此

說雖漢宋諸儒生論禮者數千家亦絕無此說余竟不知其何所起也禮為祖後者服斬不言為祖後者服祖之妻何服非略之也蓋發見於為人後者章中矣曰為人後者為所後之妻若子以旁支後其族人猶服其所後之妻若子況以嫡孫後其祖而不以若子之服服其祖之妻者乎由此言之為其祖加服云者自為受重也非謂父也為其祖父加服云者自為祖也亦非為父也此祖母也禮曰繼母如母則繼祖母如祖母也為祖而服其繼祖母豈繫乎父之及見與不及見乎為祖而服其繼祖母豈論其有出無出

乎且謂之繼則是不論其有出與無出而為之服者固非其所出矣繼母之服不問其有出無出而降殺之也何獨疑於祖母焉夫有出而加服無出而降服此古所以制媵妾之等然非所以施之於嫡也禮已之妻嫡子之妻不敢以無出降而況於祖母乎以吾友有好古謹禮之意不敢不悉所聞更與知禮者計之禮後喪有前喪中其服後喪但據後喪始日為斷不據前喪滿日為斷也假而前喪小祥過後喪則兩喪共服之四年并以白

辭宜與諸友為亡妻舉奠

古禮饋奠則從主人而服則從族戚朋友各以疎親
輕重自製之是故主人饋奠而族戚朋友助之執事
則有之矣在禮未聞有族戚朋友供奠物之文也主
人勞族戚朋友以執事則有之矣在禮未聞有主人
散麻散縞散絹於族戚朋友之文也今一切反是族
戚朋友爲之饋奠是以族戚朋友而代主人之所自
盡也主人爲之散麻散縞散絹是以主人而擅族戚
朋友之所自備也此禮不知始何時古所謂野於禮
者其此類之謂乎且近世喪葬日奢日靡富貴人家
一日至享數十家之奠自啓殯至葬數日間大牲小

牲剗割狼藉且百千計鬼神情狀與人情不相遠鬼
而無餒所食幾何今若此不惟使生者靡費抑亦使
死者不忍且夫放生以資冥福則儒者所不信殺生
以重冥咎則理未必無是以痛爲亡妻謝此業債族
戚朋友則旣相信者多矣而一麟自宜興來乃聞諸
友復欲醵金爲奠且殺牲靡費於所有用所必受猶
尚不可況施於所必無用所必不敢受其謂之何如
諸友以爲情有未盡但至日臨葬此亦足矣即使吾
身後諸友亦只須如是行之但能相體不爲無情也

與人論祀鄉賢

鄉賢之祀關閭巷萬口公論關 國家彰瘴大典非
勢位可得而干非子孫可得而私若可以勢位干則
魯國之祭鄉先生於社者當太牢於三桓而不當太
牢於一棲棲伐樹削跡之人矣若子孫可得而私則
三桓之有力皆當奉其祖父以從祭於社與祭於大
烝矣孔子之作春秋以垂不朽當大書特書弗何叔
紇之名於鄭僑吳札之上矣故曰稱足以誅之稱足
以謚之此臣子事其君親如事天之心而不敢以一
毫之私與焉者也此之謂古道也僕不能自謀而能
爲人謀乎草草亮之

鄉賢一說大率出於有力子孫遮掩門戶及無恥生
員舖啜之計相共成之絕無足爲重輕羅念菴以吉
水鄉祠駁雜所祀非類恥其父與之同列欲奉其主
以歸此仁人孝子事親如天之心亦事死如生之心
也鄉黨自好者生時必不肯與鄉里無賴爲伍死而
魂氣有知何獨不然乎旣作荅學中書因湯記其說
於後

與莫子良主事

日夕望吾子良之來得所寄書知會在閏月頗以爲
慰富生遠來愧無以教之此生曩時讀書爲文皆未

嘗入苦心但隨其資性之所近爲之故其語意多淺弱而乏精鍊之思今稍稍示以關鍵所在然渠性亦敏終當有悟也至於爲人少年謹愿吾甚愛之亦時示以立志必爲古人之說不知竟能相信否耶幸爲轉致意於令岳老先生千里之託不敢負也古人不讀非聖之書以致精也僕之馳騫於博雜也久矣近稍知向裏自悟溺心滅質之爲病乃欲發憤而刊落之然亦自悔其歲月之晚矣大率讀書以治經明理爲先次則諸史可以備見古人經綸之跡與自來成敗理亂之幾次則載諸世務可以應世之用者此數

者其根本枝葉相轉皆爲有益之書若但可以資文詞者則其爲說固已末矣况好文字與好詩亦正在胸中流出有見者與人自別正不資藉此零星簿子也雖古之以詩文名家者其說亦不過如此况識其大者乎向見子良舟中所攜書多非要緊竊以今之世清脩自潔如子良篤志好學如子良而或不免耗精力於無所用至於所最當留意者或且束閣而不暇也以與子良知愛之深乃不敢不盡其愚俟面悟時更有請也承嘉葛見惠客中適有一葛亦欲奉寄投李報李得無爲笑乎閏月准望一來勿爽勿爽

荅茅鹿門知縣

來書論文一段甚善雖然秦中劔閣金陵吳會之論僕猶有疑於吾兄之尚以眉髮相山川而未以精神相山川也若以眉髮相則謂劔閣之不如秦中而金陵吳會之不如劔閣可也若以精神相則宇宙間靈秀清泚環傑之氣固有秦中所不能盡而發之劔閣劔閣所不能盡而發之金陵吳會金陵吳會亦不能盡而發之遐陋僻絕之鄉至於舉天下之形勝亦不能盡而卒歸之於造化者有之矣故曰有肉眼有法眼有道眼語山川者於秦中劔閣金陵吳會苟未嘗探竒窮險一一歷過而得其逶迤曲折之詳則猶未有得於肉眼也而況於法眼道眼者乎願兄且試從金陵吳會一一而涉歷之當有無限好處無限好處耳雖然懼兄且以我吳人而吳語也

二

熟觀鹿門之文及鹿門與人論文之書門庭路徑與鄙意殊有契合雖中間小小異同異日當自融釋不待喋喋也至如鹿門所疑於我本是欲工文字之人而不語人以求工文字者此則有說鹿門所見於吾者殆故吾也而未嘗見夫槁形灰心之吾乎吾豈欺

鹿門者哉其不語人以求工文字者非謂一切抹撥以文字絕不足爲也蓋謂學者先務有源委本末之別耳文莫猶人躬行未得此一段公案姑不敢論只就文章家論之雖其繩墨布置竒正轉摺自有專門師法至於中一段精神命脉骨髓則非洗滌心源獨立物表具今古隻眼者不足以與此今有兩人其一人心地超然所謂具千古隻眼人也即使未嘗操紙筆呻吟學爲文章但直據胸臆信手寫出如寫家書雖或踈鹵然絕無烟火酸餽習氣便是宇宙間一樣絕好文字其一人猶然塵中人也雖其專專學爲文

章其於所謂繩墨布置則盡是矣然番來覆去不過是這幾句婆子舌頭語索其所謂真精神與千古不可磨滅之見絕無有也則文雖工而不免爲下格此文章本色也即如以詩爲論陶彭澤未嘗較聲律雕句文但信手寫出便是宇宙間第一等好詩何則其本色高也自有詩以來其較聲律雕句文用心最苦而立說最嚴者無如沈約苦却一生精力使人讀其詩祇見其網縛齷齪滿卷累牘竟不曾道出一兩句好話何則其本色卑也本色卑文不能工也而况非其本色者哉且夫兩漢而下文之不如古者豈其所

謂繩墨轉折之精之不盡如哉秦漢以前儒家者有
儒家本色至如老莊家有老莊本色縱橫家有縱橫
本色名家墨家陰陽家皆有本色雖其爲術也駁而
莫不皆有一段千古不可磨滅之見是以老家必不
肯勦儒家之說縱橫必不肯借墨家之談各自其本
色而鳴之爲言其所言者其本色也是以精光注焉
而其言遂不泯於世唐宋而下文人莫不語性命談
治道滿紙炫然一切自託於儒家然非其涵養畜聚
之素非真有一段千古不可磨滅之見而影響勦說
蓋頭竊尾如貧人借富人之衣莊農作大賈之飾極

力裝做醜態盡露是以精光朽焉而其言遂不义湮
廢然則秦漢而上雖其老墨名法雜家之說而猶傳
今諸子之書是也唐宋而下雖其一切語性命談治
道之說而亦不傳歐陽永幹所見唐四庫書目百不
存一焉者是也後之文人欲以立言爲不朽計者可
以知所用心矣然則吾之不語人以求工文字者乃
其語人以求工文字者也鹿門其可以信我矣雖然
吾稿形而灰心焉久矣而又敢與知文乎今復縱言
至此吾過矣吾過矣此後鹿門更見我之文其謂我
之求工於文者耶非求工於文者耶鹿門當自知我

矣一笑鹿門東歸後正欲待使節西上時得一面晤
傾倒十年衷曲乃乘夜過此不已急乎僕三年積下
二十餘篇文字債許諾在前不可負約欲待秋冬間
病體稍蘇一切塗抹更不敢計較工拙只是了債此
後便得燒却毛穎碎却端溪兀然作一不識字人矣
而鹿門之文方將日進而與古人爲徒未艾也異日
吾倘得而觀之老耄尚能識其用意處否耶并附一
笑

與洪方洲書

令弟過此不能相值有負兄命罪罪書中所言舉業

三十餘字法則平生無此活套蓋傳者誤也讀兄所
寄如祭侯侍郎等諸文及諸詩皆雄潑有力勝於舊
作足徵多蓄之効至送鹿園文字雖傍理路終似蹈
襲與自得處頗無交涉蓋文章稍不自胸中流出雖
若不用別人一字一句只是別人字句差處只是別
人的差是處只是別人的是也若皆自胸中流出則
鑪錘在我金鐵盡鎔雖用他人字句亦是自己字句
如四書中引書引詩之類是也願兄且將理要文字
權且放下以待完養神明將向來聞見一切掃抹胸
中不留一字以待自己真見露出則橫說豎說更無

依傍亦更無走作也何如何如何向曾作一書與鹿門
論文字工拙在心源之說兄曾見之否鄙人無意於
文數年矣既非才所素長又非性所素好獨吾兄謬
嘗以爲可然僕自知其不可也向來諸人所託不終
所事如借債不還錢無所逃之然每一奮筆如策跋
驢耕石田轉覺苦澀復爾罷去念債限久滿又無利
息何時是了以是蹶然強作數篇雖稍有可意處只
是庸淺以非精神所注也然不敢不以呈於吾兄與
鹿門也然僕以非素所長之才而又當夜氣之惰兩
君以才所素長又當朝氣之銳苟見吾文當相與一

噓而後信吾自知之不妄也此後尚有文債二十餘
篇若便了此則四十餘年業障一時頓銷昔禪師不
受隔宿之約病夫此後更不受文字約矣既不自耕
又不讀書爲文又不教書又以病不能行慶弔應人
事自奉侍老親及與家庭子弟談說閒話之外悄然
更無一事若不喚作一閒道人便當作一疣贅廢物
矣可爲快然倘天與樗年得至五六十外此時于本
根稍有一二見處或當寫出數百字以記余之拙若
自量一無所見則不敢更煩毛穎公也文章之柄寔
在兄輩勗之勗之承抄道書倘得一二語開明此心

即兄之教但其中多浪漫如緊要語絕少此後不必重煩使人可且輟之至如丘長春語錄馬丹陽語錄人云別有刻本或于藏經中檢出則願兄為留意也

又

近來覺得詩文一事只是直寫胸臆如諺語所謂開口見喉嚨者使後人讀之如真見其面目瑜瑕俱不容掩所謂本色此為上乘文字揚子雲閃縮譎怪欲說不說不說又說此最下者其心術亦略可知眉山子極有見不知韓子荆國何取焉近來作家如吹畫壺俗小兒所吹泥鼓糊糊塗塗不知何調又如村屠割

肉一片皮毛斯益下矣試質之兄其有會焉否

與王遵巖叅政

不會兄於武夷終是此生不了心事三年之間定當發興耳近來有一僻見以為三代以下之文未有如南豐三代以下之詩未有如康節者然文莫如南豐則兄知之矣詩莫如康節則雖兄亦且大笑此非迂頭中論道之說蓋以為詩思精妙語奇格高誠未見有如康節者知康節詩者莫如白沙翁其言曰子美詩之聖堯夫更別傳後來操翰者二妙罕能兼此猶是二影子之見康節以鍛煉入平淡亦可謂語不驚

入死不休者矣何待兼子美而後爲工哉古今詩庶
幾康節者獨寒山靜節二老翁耳亦未見如康節之
工也兄如以此言爲癡迂則吾近來事事癡迂大率
類此耳兄嘗謂非兄不能序吾之文非吾不能序兄
之文誠然誠然仙道偏人筆墨久廢然於兄終當果
此約勿以久近拘之也

與楊朋石祠祭

向獲奉光儀深知任道之難更欲退處寂寞以深所
養尤見高志後世學問所以小成者皆由積之不厚
而輕用之也此舉切爲執事願之所示諸文皆清新
紆徐有作者之意宜更渾雄以畜之昌博以發之則
古調可幾也僕迂陋非知文者文詞之技亦未敢爲
君子稱述聊一道之耳曾文奉覽所索鄙人近作因
適寄至洪方洲所容取回寄上請教也

與萬思節主事

承示途中遇險及當局冷眼之說足知新功甚慰甚
慰熱處冷得絕勝冷處冷得然險處惶惑原是易處
錯過不曾做得工夫也易論學每以涉川爲說故曰
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所謂終身之憂也吾友間居少
過却是不曾抖擻提醒精神吾固預憂吾友涉川之

難今吾友自知之矣自此緊着功夫常常從危處操
心常如與天吳河伯對壘毀譽利害諸關悉與照破
即世間一切大川何所不利涉也先輩云聖人於困
險中有至樂於安平中却是有至憂然哉吾每欲與
大洲兄相會乃欲相與證明絕學非曆數之謂也然
曆數自郭氏以來亦成三百餘年絕學矣 國初搜
得一元統僅能於守敬下乘中下得幾句註脚監中
二百餘年拱手推讓以爲曆祖吾向來病劇中於此
術偶有一悟頗謂神解而自笑其爲屠龍之技無所
用之亦嘆世無可語者近得來書乃知復有透曉如

大洲者在也一快一快但不知大洲所謂透曉而曆
官所不解者何所指耶豈所謂曆理者七政盈縮遲
疾之所以然如元史所載王恂李謙曆議及綠替氏
華象書之類歟能洞其精微是曆官祇知其數而吾
輩獨能明其理遂指此爲透曉而曆官所不解者耶
蓋昔者太史造曆旣已測定日躔盈縮月離遲疾去
極遠近渾淪得一天體在胸膈中而欲傳之形器之
間以爲曆本則是以數寸算子握住萬古宇宙轉運
蓋甚難下手此子長所謂太初曆旣已測候而姓與
都等不能爲算之時也古曆大行爲精一行和尚藏

却金針世徒傳其鴛鴦譜耳于是守敬獨得一法曰
弧矢圖算如所謂橫弧矢立弧矢赤道變為黃道黃
道變為白道者最為圓機活法自此黃赤白三道之
畸零可齊而氣朔之差可定此法不惟儒生不曉而
三百年来曆官亦盡不曉矣今監中有一書頗秘名
曰曆源者郭氏作法根本所謂弧矢圖術頗在焉試
問之曆官亦樂家一啞鐘耳豈大洲所謂透曉而曆
官所不曉者蓋謂此耶若所指如前說雖極精微幽
眇猶是儒生套子所指如後說雖若九九綴術乃是
實得也煩問之大洲求一轉語見示當更有請教夫

六藝之學昔人以爲數可陳而義難知在今日曆家
却是義可知而數難陳蓋得其數而不通其義者有
之矣若謂得其理而不得其數則施之實用既無下
手處而并其所謂義者亦脫空影響非真際也雖然
今曆家自謂得其數矣今曆家相傳之數如曆經立
成通軌云云者郭氏之下乘也死數也弧矢圖術云
云者郭氏之上乘也活數也死數言語文字也活數
非言語文字也得其活數雖掀翻一部曆經不留一
字盡創新法亦可以不失郭氏之意得其死數則挨
牆傍壁轉身一步倒矣夫知曆理又知曆數此吾之

所以與儒生異也知死數又知活數此吾之所以與
曆官異也理與數非二也數者理之實致用處也活
數死數非二也死數者活數之所寄也近見一二儒
者亦有意象數之學然不得其傳則往往以儒者範
圍天地之虛談而欲蓋過疇人布算積分之實用不
知豈便吃爾蓋過了也後世儒生所論六藝往往而
然不特曆也大洲其於吾言有合耶否也揚子雲曰
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通乎天地之
曆數而未必通乎身心之曆數者又一行守敬輩之
所以爲蔽也今未暇論也雖然所欲請教於大洲者

其大者百未一舉也而輒瑣瑣及此毋乃以我不知
務手縱言至此一笑吾友欲吾舉曆家一二緊要語
與大洲印證如步日躔中盈初縮末限用立差三十
一平差二萬四千六百此死數也又如步月離中用
初末限度一十四度六十六分此死數也曆家知據
此死數布算而已試求其所以爲平差立差之原與
十四度六十六分之數從恁處起則知活數矣似此
只舉一兩件更不費辭也活數者如揲著求卦之初
參伍錯縱而陰陽未分者也死數者如卦畫已成之
後爲九爲六而陰陽既定者也

又

來書謂趙大洲主測候吾主布算此說未之盡也布算未有不始於測候測候未有不寄之布算而可以造曆者兩者相須如足與目但測候之法元史所載簡仰二儀今疇人子弟亦稍能用之而學士大夫亦有曉者及趙緣督革象書測經度測緯度之法尤更分曉吾是以略而不言且吾前書所引史記曆書中語太初曆既已測定而姓與都等不能爲算自古造曆亦每病布算之難此一行守敬所以獨擅專長司馬公是星曆專家其史記曆書是說自家屋裏說話

細讀其敘作太初曆始末其意可識也雖然使人皆輸班自可以目定方圓而不必規矩使人皆羲和自可隨時測候而不必布算以成曆故布算以成曆者今後可繼也此堯典中亦自了了其暘谷四段則測候也其閏月成歲數語則布算虛盈以造曆也但古文簡約不詳今渾天儀象自漢相傳以爲羲和之遺則測候之器尚在而布算之法獨不傳竊意其法若傳比之一行守敬當更簡易密緻蓋古人心學精微圍範天地與後世術家自別今所傳周髀經託之周公雖真贗不可知豈亦有羲和布算之遺乎而後世

曉了者亦少矣

與顧箬溪

奉違忽忽三年辱遣使致手教又復兩年而音問久
踈於門下時抱耿耿伏惟明公山林高卧之日長而
道義之樂益真聲利喧囂之境遠而塵俗之緣盡解
邇來胸次可想而知但不知充間之兆今更何如耳
其間居多暇亦時留意於數藝將向所聞之左右者
時為紬繹其於古人象數之精意雖或有齟齬難通
處亦多有欣然意會處其意會處既恨不得即與明
公相印證其齟齬處又恨不得就明公而為發蒙解

縛也竊以六藝之學皆先王所以寓精神心術之妙
非特以資實用而已傳曰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
顧得其數而昧於其義則九九之技小道泥於致遠
是曲藝之所以藝成而下也即其數而窮其義則參
伍錯綜之用可以成變化而行鬼神是儒者之所以
游於藝也游於藝則藝也者即所謂德成而上也顧
先王六藝之教既寢而算書之傳於世往往出於曲
藝之士之所為是以其數存而其義隱矣而藝士之
著書者又往往以秘其機為奇所謂立天元如一云
爾積求之云爾者滂不省為何語其意蓋惟恐緘滕

之不密而金針之或洩也是以其數雖存而數之所
以爲數者亦隱矣伏惟明公以當世者儒玩心神明
之學而出其緒餘於藝數間明公之於數蓋古所謂
進乎技而入於道以神遇而不以器求者也且小子
辱不勤之教久矣是以敢更有請焉謹具如別紙

二

易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聖人雖是
爲性命真機發此兩語其實百氏技術理數諸家之
學精微緊要處悉在此矣竊觀明公演出測圓海鏡
書自非明公細心絕識洞極神明之奧則不能剖破

此混沌也敬服敬服然鄙見竊以爲此書形下之數
太詳而形上之義或略使觀之者尚不免有數可陳
而義難知及示人以鴛鴦枕而不度與人以金針之
疑僕意欲明公於緊要處提撮一二作法源頭出來
使後世爲數學者識其大者得其義識其小者得其
數則此書尤更覺精采耳何如何如承以序文見屬
僕於數學稍有一二窺測皆是明公指授此委豈敢
以不文爲辭但因久病早衰近年稍從事於槁形夾
心究意道家之說是以文墨之事久成廢閣雖然明
公之託不論遲早終當有以相復也郭太史曆數冠

絕古今然其作法孔竅亦只有兩事其步日躔源頭
在截矢求弦一法僕既作為孤矢論以請於明公而
明公亦既演之為書矣其步月離源頭則在容孤直
濶一法今亦偶然會意而得之并書其說以請益三
百餘年絕學洞然明白即使郭太史復生亦自無懸
閃處可為古今一快僕豈敢謂有神解惟明公指授
之力為多也幸更覽而教之

與卜益泉知縣

僕支離床席已成廢人久不能一奉晤言殊深耿耿
近敝邑一刻字人云執事欲刻鄙言雖或傳言之長

然聞之殊不自安蓋執事與善之過雖淺陋言語猶
不欲遺之此在執事則為盛心然本非立言之人而
徒為覆瓿之用此在鄙人則甚可媿且今世所謂文
集者徧滿世間不為少矣其實一字無用彼其初作
者莫不妄意於不朽之圖而適足以自彰其陋以取
誚於觀者徒所謂木災而已僕每為彼媿之而復自
効尤之乎昔人論文章家惟見理明而用功深者乃
能得之此未易言也况僕平生本無立言以求不朽
之意偶少年時隨一二友人強習世間綺語以才力
滯鈍兼復懶病加以踈拙於身心而欲求工於筆札

竟不能工而罷閒中偶觀舊稿一二篇支離不經之
言滿紙而是盡欲焚燒為快又自悔向來錯用心力
而一無所成也若欲以此傳於人人則既以自誤又
復誤人且昔人云人短於自見僕自知猶然人又將
謂之何執事苟以為可而欲傳之是有累於執事之
明苟不擇其可否而欲傳之是有傷於執事隱惡之
義也承執事知愛敢布腹心萬望中止其事則執事
之愛我更厚矣

荅華補菴

鄙人不敢刻文心事具見於所與王南江書及與令

壻安子介言之已詳執事諒我此心久矣而益泉大
尹忽為此迂濶之舉昨有書道心事於益泉如石沉
水竟不見荅鄙人罪謫之餘也傳曰身隱矣焉用文
之罪謫之人自合閉門杜口豈宜以文章自名又豈
宜大書刻木以標榜於世且所謂罪謫之人者其於
當世尤最得罪於勢要有力之輩而益泉為之刊刻
文字是昭其與罪人比而與勢要有力之輩異其好
惡也豈惟非僕之福其為貽累益泉亦甚矣平生本
不能為文此心自知而一二相知偶以為可虛聲所
集衆詢遂歸誠以文者豪士之所競而名者造物之

最忌譬如支離侏儒之人本無拳勇不能格鬪偶爾
嬉戲冽首搖目舞腕曳脚而里人不解事者見其槃
旋之影從而悅之悅而獎之以爲有拳法而道之於
人至使當世拳師打手疑其鬪已叢起而譁之不知
彼固支離侏儒人耳且彼固自知支離侏儒人也何
嘗自謂有拳法其亦何心與人鬪勝負哉獎者逐影
疑者附聲世俗可笑大率然也僕之得名與得謗何
以異此雖其疇昔知厚之人猶或不免睽目相猜怒
僕自度本無可致猜怒於其人者祇以不合簸弄筆
舌及不合盜虛名之故耳邇來深自悔其少時篆刻

之技經年束書閣筆絕口不敢道文字以自附於村
野不識字人而後爲快如侏儒矯前日嬉戲惹事之
過手腕亦不一出袖口自謂庶幾免矣柳子厚云豈
可使嗷嗷者復入吾耳而益泉乃方爲之刊刻行世
以豎拳法之赤幟而滋拳師打手之疑譁旣與僕私
心相戾其於益泉亦何益焉僕之私心尤有所不可
者平生所與交游書札率如戶外二屨密相規告之
言今乃大書刻木以翹人之過而彰已之訐直豈惟
心所不安其何以覩然與友人相視乎雖友人素多
善類不以受盡言爲諱然在僕則不可也內量之已

外量之人量之人者此書盡之量之已者與南江書
及前與益泉書備矣量已量人無一而可因知益泉
之必相諒也

荅蔡可泉

別久不勝懷念每于士大夫往來間得聞兄政聲善
譽爲慰僕自正月冒病今尚在牀也二月三月之間
頻于死者三四已分與世長別今漸有生意然精神
則益耗矣蓋外腎癱瘍痛楚不堪之故也來書所示
刻文一節正以此事爲錫尹卜君所苦極費口舌近
忽得遵巖兄書又道及紀山刻文之說方輾轉無可

奈何欲託洪方洲百方止之而來使適至是造物者
亮我之衷而賜之便也知我莫如兄豈待多言固知
此事之必廢罷矣僕不才豈敢以文字市聲名於世
者哉山澤迂僻之性每閒靜中得一適意形骸之外
則覺此身亦是贅疣而虛名果是羶氣不能早自晦
匿使野人姓名向有聞于世間以爲此身之累不及
古之織簾籜笛之流使人不得知其姓名者每自笑
前生業障之厚也其又敢以文字市聲名于世也哉
即使欲以文字市聲名于世亦其文之最工者而後
可自古文人雖其立脚淺淺然各自有一段精光不

荆川文集卷七
可磨滅開口道得幾句千古說不出的說話是以能
與世長久惟其精神亦盡于言語文字之間而不暇
乎其他是以謂之文人僕不能爲文而能知文每觀
古人之文退而自觀鄙文未嘗不啞然笑也半生簸
弄筆舌只是幾句老婆舌頭語不知前人說了幾遍
有何新得可以闡理道而裨世教者哉此皆肝膈之
論非苟爲謙讓以欺兄者愛我如兄如曹君雖欲使
吾文不朽吾文其能不朽乎否也兄試觀世間糊牒
櫛塞瓶甕塵灰朽腐滿牆壁間何處不是近時人文
集有誰閒眼睛與之披閱若此者可謂之不朽否耶

本無精光遂爾銷歇理固宜然設使其人早知分量
將幾塊木板留却柴燒了豈不省事可笑可笑兄書
中有發明性真開示來學之說僕又非其人也且所
以發性真而示來學固絕不在言語文字間行已多
缺而強飾之于言語文字此性真所以益鑿而先輩
之所以誤後學而昧其目者也僕自三十時讀程氏
書有云自古學文鮮有能至于道者心一局于此又
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則已愕然有省欲自割而未
能年近四十覺身心之鹵莽而精力之日短則慨然
自悔捐書燒筆于靜坐中求之稍稍見古人塗轍可

循處庶幾補過桑榆不盡枉過此生居常每自笑不能
能歇却精力以求文之工然竊幸其文之不工而稍蓄
蓄餘力亦尚可以他爲也是以語及文字輒茫如隔世
世事或不得已應酬一二篇亦信意打抹真所謂老頭
巾矣以少年欲求工于文而文猶未工況于今日意興
若此則宜益淺陋無怪也不識曹君何取乎今曹君已
去此事行止皆在兄手相知如兄而復不能信我此心
必欲爲此業障以增牆壁間之一塵而後爲了事則與
兄二十年之交便可告絕矣寫錄多說誠如兄言嘗欲
稍改差字留一正本藏之于家又自

以爲本無足關係于世說不訛不論也且捐書燒筆亦
已多年既無正本又無新稿誠無可以應兄命者奈何
至如遵巖之文則必不可以僕爲比遵巖以絕世之資
又用力專而且深故其文雄渾雅與自北宋而後數百
年間特然傑出以名其家所謂能不朽者也惟卑刻此
集足爲文章家指南而一洗近世文妖之弊正不必以
吾疎庸之文溷之也尊翁老先生表文原有今春之約
平生不敢與人不信而況敢不信于吾兄乎但自正月
到今圖死不暇是以未能執筆倘病體復得爲完人必
于今年寄奉也

與呂通竹嶼書

執事佐郡六年清苦直方之節衆共知之而山人之知之也獨深執事亦謂山人臭味之相同也日夕所以拳拳于山人者亦深且厚今執事行有日矣山人非仁人也不能贈執事以言山人貧也不能贈執事以財而縶縶之情不能自已聊具鹿靴一雙奉將別意靴者履也易不云乎素履之往獨行願也伏望執事率其素履獨行所願不以夷險二其心不以終始淪其度用于世則爲羔羊素絲之風不用于世則勵蔬食飲水之志履道坦坦爲天地間一完人此其所

得較之壞名毀節以苟一時之富貴者雖在卿相知執事必不以彼易此矣山人敢以致愛助之意

與安子介書

謹具布被一端奉爲令愛送嫁之需布被誠至質且陋矣然以之而厠于刺繡結繪綾綺綃金綴翠玄朱錯陳之間則如葦簫土鼓而與朱絃玉磬金鐘大鏞相答響乃更足以成文又如貴介公子張筵邀客珠履貂冠狐裘豹褰聯翩雜座旣美且都而有一山澤被褐老人逍遙曳杖其間乃更足以粧點風景而不失其爲質且陋也且夫桓少君之事兄之所以養成

閨行而出乎習俗之外者豈足多讓古人哉素辱知
愛敢以家之所常用者爲獻而侑之以辭不然亦願
兄受之而以昇之媵僕之用可也

與白伯倫主事

曩與先公獲承聯佩之交遂蒙解帶之惠顧向也忝
趨朝於弱冠人已訝其垂帶悸兮今也甘丘壑於衰
年吾誠自知不稱其帶對塵匣而嘆仰思故人不衣
冠而處俯慙身世若以自珍則祇爲韞匱而藏若以
相奉則可謂不失舊物且吾子春卿濟美已是世官
而君家通天滿篋豈無遺帶雖然受之於白氏之春

卿而還之於白氏之春卿則是良弓之楚失而楚得
也以此旣贈人之帶而儼彼所傳家之帶則是靈劍
之雙離而雙合也況吾與子以通家之久契辱道誼
之新知則是帶也非特表屢世往還之情亦以著古
人韋弦之義竊願吾子視所不下兩如見乎父師束
以立朝一矢心於忠孝

與萬思節僉事

萬子思節官江西而余適與之偕至廣信贈小甌瓶
四枚爲別萬子職當外巡饒信饒公私筦器所出外
巡蒞焉而余乃以此爲贈可謂擔水河頭賣矣雖然

荆川先生集卷七
古有宰端溪不持一硯者吾將贈硯于端溪宰可也
萬子蓋亦其人哉若蒞饒則有菟器蒞湖則有丹砂
雌黃蒞廣則有名香玳瑁此士大夫以爲家嘗茶飯
官箴之所不責而勵志之士之所慎也豈惟官箴之
所不責世之高明持達者聞此等言語亦以爲瑣屑
而迂濶矣白沙先生曰人須有鳳凰翔于千仞之氣
要自至麤至微者而充之萬子素不吾迂也故吾言
云耳

與董后峯主事

曩時橫山忍死之託賴吾執事週旋其間僕用是激

于公義不敢違命鄙人獲締姻好我執事寔然是執
事之能惠顧于王氏也今王氏孱然一綫之緒有甚
于橫山忍死之時而令媿殷勤之情豈異于橫山忍
死之託也僕不自揣竊敢以僕之所自爲者望之執
事以執事高誼豈以曩時所以教僕者今日肯以身
自讓之手執事若不忘先大夫人姊妹之好照臨王
氏而許之一言是執事之能曲庇王氏也而僕之所
不能終事于王氏者其亦可以無憾矣惟執事亮之

與洪方洲主事

申卿過常時吾不及與會偶游蘇州見其以就醫在

焉此友病勢已亟多是鬼迫促人矣僕每見吾兄言
申卿爲泉郡第一等勵行有廉恥之士令人對之愴
然傷懷有人百其身之感且其囊篋將空問之止有
銀五兩彼云歸資尚不足謝醫買藥一無所處僕探
囊中得銀五錢送之且勸之往鎮江就醫與方洲相
聞彼云歸心急不能北矣余曰南路有鄉里士夫乎
彼云素寡交游余曰劉松江非君鄉里乎彼曰亦同
年也余曰往依焉何如彼殊有難色曰素亦不甚相
知余諭之曰此時尚守區區之孤介乎留得身子在
宇宙間尚有許多好事可爲寧守區區之孤介乎慰

諭再三始以余言爲然時門生蔡舉人同在坐僕與
蔡生私語曰申卿極顛沛中亦不肯妄干人可見其
平生也余是時作一書託富副使轉通之劉松江又
不知劉君義氣何如耳特此遣人告吾兄兄可割俸
銀一二兩并謀之同鄉士夫在南都有義氣者或得
銀五六兩急遣衙門一的當人齎至松江與申卿若
救得此人一命使彼得以餘生更努力做好人是宇
宙間公共事倘遂不幸亦可使客途免於溝壑而已
或南都無可處則兄更作一書并託之劉松江彼亦
無難處者此事須速不然則挽西江以救涸轍也

焉此友病勢已亟多是鬼迫促人矣僕每見吾兄言
申卿爲泉郡第一等勵行有廉恥之士令人對之愴
然傷懷有人百其身之感且其囊篋將空問之止有
銀五兩彼云歸資尚不足謝醫買藥一無所處僕探
囊中得銀五錢送之且勸之往鎮江就醫與方洲相
聞彼云歸心急不能北矣余曰南路有鄉里士夫乎
彼云素寡交游余曰劉松江非君鄉里乎彼曰亦同

與雷古和提學

執事仗節秉義當世之至不可干以私者也僕平生頗知守區區之孤介未嘗敢干人以私者也以平生不敢干人以私之人而輒干之於必不可干以私之上官而又未嘗有一面之識也雖愚者亦知其足以觸罪而無所得矣而僕乃不揣冒爲之則其情亦可察矣故河南提學陳后岡東者鄙人生死之交也念其生死之交而欲爲之庇其後此鄙人之私也陳君自束髮即知苦學砥節其爲翰林不肯諂屈於權貴人遂爲奸讒所中而權貴人斥之外藩繼以天歿今

其棺槨浮寄客土歷十餘年而不能葬以四十餘歲之病妻撫十六七歲之弱子兩口一家僮僕無倚伶仃牢落行道所悲陳君歷官十四五年未嘗有百金之產止靠死後數百兩贖金僕不得已爲之經營而歲還之息妻子生計如是而已且夫憫其以砥節遭蹇而欲爲之庇其後此亦觀風者之責而天下之公也今其子漸能讀父書或廁之學校之中則庶可以不墜先人之業以僕愚昧豈不知奔競進學浙中風俗之大蠹而執事之所最禁哉以爲好脩砥節陳君旣是善類而士大夫妻子流落又未有如陳君者倘

荆川文集卷之七
執事能處其字於常格之外，祇足以為志士畸人之
勸而不足以為請囑貪競之援例也。此僕所以不敢
干之他人而必干之執事，以為執事能直道於炙手
炎炎之輩，必能垂憐於清寒牢落之家，能必不為世
俗人之所為，必能為世俗之所不為也。知我罪我，惟
執事教之。

荆川文集卷之七

第 35573 号	
平成 3.11.22	
聖和學	928
園短大	5
圖書館	4

卷之八
五十五
大德
...

趙

